



三江月 / 竹篱瓦舍

责编李菁 审读刘云祥
2023年8月19日 星期六
美编张靖宇



剡溪康岭段。

A

据光绪《剡源乡志》记载：“康岭，始茂林，康氏始祖宋建炎自鄞茅山葬父于此，因家焉。”因村东边有小岭，故名康岭。从宋建炎二年起，已有880多年历史。有着八百多年历史的古村，偏安浙东一隅，人们习惯了小桥流水的慢生活，我能想象当年洋气先进的钢架桥建成时带给四乡八邻深深的震撼，就像生活突然加快了节奏。与溪口镇横跨剡溪的藏山大桥一样，人们亲切地称呼康岭桥为“洋桥”，也就是“洋桥”通车那一年，江拔线得以全线贯通，处在交通咽喉上的康岭桥，见证了物资转运、南来北往的繁忙景象，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。

十多年前我在溪口工作，多次去过康岭村，经过班溪和剡溪交汇处的康岭桥时，总会停下来去桥上走一走。自1996年江拔线改走溪北，不再绕道康岭桥后，康岭桥清静了许多，锈迹斑斑的钢架与桥下奔流的清澈的溪水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溪水追赶着前面的波浪而去，铁桥岿然不动，试图让历史定格，来往的村民们安然地行走在流逝和凝固之间。

我曾以为，风景就是流逝和凝固的制衡，亭台楼阁是凝固的，山川草木是流逝的，就在这不动声色的制衡中，一种情愫触景而发，或荒凉寂寞，或怡然充盈。然而，在康岭村，这种绝佳的制衡被十几年前的“莫拉克”台风打破。2009年8月9日晚，台风肆虐，山洪暴发，冲毁了75年历史的康岭桥。十年后，当我站在原址上修建的混凝土钢筋结构的新桥上，试图在凝固与流逝之间找到当年踟蹰的心情，但我清楚地知道，十年前的那个我，像溪水一样远去了。

但桥南堍的碉堡还在，碉堡的旁边有一块《毋忘国难》的石碑，碑文如下：康岭桥建于1934年，为北通宁波、南达金华等地的交通要道。1941年4月23日，日本军队侵占奉化县城和溪口镇后，班溪、公棠等地时遭劫难，仅康岭村被毁房舍有70多间，日军抓民筑此碉堡，上下布铁丝网。日军持枪站岗，强迫百姓挂“良民证”，行鞠躬礼，随意殴打村民，强奸妇女，杀害无辜。1945年8月中国人民抗战胜利，日军投降。不忘国难，特立此碑以昭示后人。

连一场五十年不遇的台风都不能冲走的耻辱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耻辱？唯一能说得清的怕只有丰镐房里那一块“以血洗血”的石碑了。作为日本掠夺溪口的重要物证，康岭桥的碉堡几经修缮，早已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。溪水流过，像是低低的啜泣，又像是一种警示，一种控诉。

康岭烟云

□南慕容/文 卓建青/摄

看过抗美援朝影片《奇袭》的人都知道志愿军乔装成韩军，穿插到敌人后方要炸掉的那座铁桥叫康平桥。炸桥那一段的外景是在奉化溪口拍的，影片中的康平桥就摄自康岭桥和藏山大桥。

康岭桥位于康岭村，长106.5米，始建于1934年，由德国西门子公司设计。当时为上承式钢桁架结构，两个主孔，枕木桥面。虽然康岭桥在规模上不如宁波的地标——灵桥，但却比后者还要早两年建成。康岭桥不但在宁波的建桥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，也是中国电影史上一座著名的“明星桥”。

B

如今，萦绕在康岭桥的战争烟云早已散去，让我们追随桥下流水的清韵、两岸青山的秀岚，去寻找另一种烟云吧，有的在人间，有的在笔墨；有的在烟波浩渺处，有的在炊烟升腾时。

比康岭更古老的村名是“茅渚”。据黄宗羲《四明山志》记载：“唐末，陈棠自长安使吴越，遭乱不能还。”吴越王钱留为奉化尉，遂居其地，在剡溪边结茅庐隐居，为茅渚陈氏始祖。茅渚即今天康岭的一个自然村“西隅”。《剡源乡志》记载：“西隅，实茅渚也”。剡源九曲，曲曲有名人逸事，处处有故人踪迹，曲因人而得名，人因曲而流芳。六曲茅渚因陈棠隐居而名，溪流泻碧，清漪逶迤。清人孙达诗云：“更寻六曲夕阳斜，茅渚人家碧树遮。古刹钟声寒到枕，本堂诗句碧笼纱。牧童度涧常吹笛，耕叟沿溪自种瓜。怀葛熙熙风俗古，春来鸟语隔林花。”诗中描绘的景物于今已不复得见，但山清水秀蕴涵着古老的村庄，简朴风物长存于人间的烟火。走进康岭村，岁月的深闺里珍藏着九大弄，宛若蜿蜒曲折的剡溪水在人间的另一种形式：以烟火缭绕的市井生活，在喧嚣中抵达另一种宁静。

上墙弄、台门弄、里夹墙弄、张家弄、中央弄、周家弄（穿堂弄）、楼下弄、桥头弄、下墙弄（学前弄）——也许你在别的村庄，也听到过类似的亲切朴实的弄堂名称，但那么多的弄堂集中在一个村庄，实属罕见。九大弄见证着康岭村曾经的繁华，至今仍然有一百多户人家居住。与优美的自然风景相对的是一个村庄温馨繁忙的日常：傍晚，家家厨房飘出炒菜的声音和食物的芬芳，劳作了一天的人们斟上自酿的米酒……

九大弄可以窥视一个江南古村的日常生活。曾经，穿巷过弄的手艺人、从剡溪上流而来的戏班子、古道上走来的货郎担，他们一路烟水，相逢于九大弄的中心——康岭老街。



现在的康岭桥。

C

《剡源乡志》记载，康岭街处于北通宁波、南达金华的交通要道，沿街有葛顶元南货店、董日新南货、单松涛布庄店、小壮理发店，还有豆腐店、打铁店、客栈等商铺。每年十二月廿六，各地商贩云集康岭街。鱼、肉、南货百果、农副产品等各种过年必需品的摊位从上街一直摆到下街，山村乡民在此采购年货，人山人海，生意兴隆，热闹非凡。“廿六市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有了供销社后才逐渐衰弱。

在交通发达、物质充裕的现在，康岭老街早已不似以前的繁华，也不需要一个特定的市日来采备年货。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进程，没有老街的衰弱就没有生活品质的提升。但老街，无疑是康岭老村民记忆中一个美好的留存。

与老街一样古老的是商埠。甬金公路通车前，剡溪是水上运输的黄金通道，竹排是主要的运输工具。当时岩头、石门、界岭、万竹、三石、跚跚、六诏的山货物资靠竹筏运至康岭，经沙堤、大埠入宁、绍等地。为方便行货，村口建有排埠头。当年繁忙的水运催生了一个古老的职业：撑排人。康岭村的撑排人和它的排埠头一样远近闻名。都说“打铁、撑船、做豆腐”是人生三大苦，撑排是比撑船更危险和辛苦的职业。剡溪曲折多湾，水下岩石密布，水流徐疾不均，而竹排承重有限，又不似船只安稳，安全抵达目的地全凭撑排人手中一根长长的竹竿，以及丰富经验和强健体魄产生的合力。

日子像水上飞过的竹排，看似漫不经心，实则汹涌轻快。而如今的排埠头只剩一堆水泥的遗迹，而当年最年轻的撑排人，也已到了风烛之年。但撑排人无畏险阻的勇气和不管顺流逆流都能轻松自如的娴熟技巧，是留给康岭人的宝贵精神财富。撑排人的精神烛照着一代又一代的康岭人，康嶺、康际囊、张大达、张海华、康孟珍……他们有的是参加过革命的共和国英雄，有的在和平年代里立志读书报国，竹排消失了，但在艰辛如逆水行舟的发展道路上，他们是薪火相传的撑排人。

关于康岭村的由来，有另一种传说，康岭古村是停靠在剡溪边上的一只小船，前临剡溪，后靠虾公山，东有一枝莲（法喜山），北汇三江口。我更愿意把康岭村比作一只竹排，一只行驶在美丽的剡溪九曲上的竹排。顺流而下，逆流而上，它初心不改，壮心不已，在撑排人激越嘹亮的歌喉中，穿过了真实的战争和电影里的硝烟，穿过了千年唐诗之路的烟水，穿过了江南人家的人间烟火，穿过了气象万千的时代烟云。